



| |
|----------|
| 22.63, 9 |
| 5 |
| 212 |

九

| |
|------|
| 特別 |
| ^21 |
| 2772 |
| 9 |



門 21
2772
卷 9

飛龍傳

第三十一回

郭彥威禪郡興兵

高懷德滑州鏖戰

詞曰

君暗臣姦。看共把朝綱顛倒。股肱肢賊。鬩邊開。
變由一詔。致來旗鼓驚心砲。烽烟雲霧山河罩。
僕群黎。祇向彼蒼呼誰堪告。○將熊羆。勳猷報。
士貔貅。誠作好攻戰。拔螿弧。功成談笑一朝徒。
把勤王召。怕他義胆忠肝照。總徘徊。強將天意。
誑空悲號。

第三十一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辨求

右調滿江紅

話說郭彥威接了聖旨。心下不勝驚疑。便問欽差調取之由。那孟業笑容可掬。開言答道。老元戎聖上因你在此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故此特差下官。特來調取你進京。要問端的。老元戎果無異心。不妨進京。當朝面質。那時自有忠良大臣保舉回任。若不進京。現有三般朝典在此。請老元戎裁奪定了。以便下官回朝覆旨。郭威聽了。暗自沉吟。我若隨詔進京。諒着多凶少吉。如不進京。這三般朝典。怎肯容情。今日就使起手。又恐兵微將寡。大事難成。况又聞蘇鳳吉行姦。

讒妬把握朝綱。幼主近又昏暗無道。不念功臣欲行剪滅。事在萬難。如何處置。想念多時。並無主意。那孟業又催促道。老元戎下官奉旨前來。宣召不許停留。若抗違朝廷。只恐法度不能容情。那時悔已無及。正在逼勒之際。只見階下一人。手按寶劍走上堂來。大聲叫道。元帥不可聽誘引之詞。自墮姦計。若一進京。斷無再生之理矣。郭威舉目視之。乃是監軍柴榮。郭威道。天子明詔。調取入京。怎好違忤。孟業道。便是如此。某亦難以復旨。柴榮道。當今幼主無道。聽信姦邪。不念武臣汗馬之功。保安社稷。終日深宮般樂。好色。

貪財。以致是非顛倒。賞罰不明。昨又聞報。史平章全家受戮。自此忠良屈害。豈不可傷。今日這道旨意。一定又是蘇賊之計。逼反鎮臣。要害元帥。又指了孟業。罵道。都是你這班狐羣狗黨之類。逢迎君上。誤國害民。今日合該喪命。來得湊巧。汝等衆位將軍。看我手刃此賊。說罷。舉手中劍。望孟業一剝。登時血濺塵埃。身軀倒地。兩邊衆將。一齊拍手道。殺得好。殺得好。大快人心也。那郭威本欲阻擋。奈一時勸慰不及。只得喝道。汝這小子。不自忖量。輕舉妄動。擅殺欽差。朝廷知道。發兵問罪。那時難免滅門之禍矣。柴榮道。元帥

自古英雄。須要識時務。目今朝綱變亂。國事日非。元帥國之大臣。功業素著。况又掌握大軍。據守重鎮。趁此機會。正好興兵舉事。殺上汴梁。除姦去佞。別立新君。有何不可。衆將聞了此言。一齊說道。柴監軍之言有理。元帥不可錯過機會。圖王定霸。在此一舉。某等願效犬馬之勞。共成大事。郭威見人心變動。心中暗喜。說道。列位將軍。雖承美意。保佐本帥起兵。只怕德薄福微。不能成事。日後償敗。不但辜負衆位之心。且使本帥亦無存身之地。奈如之何。正言之間。只見一人應聲說道。明公不必狐疑。當從衆將之言。謀取大

事某敢保其必勝。其勦王業也。郭威視之。乃是太原人。姓王名朴。字子讓。生得面如美玉。目若朗星。七尺身軀。堂堂儀表。幼年曾遇異人。傳受善觀天文。精知地理。現在郭威帳下。爲參謀之職。言聽計從。極其愛敬。麾下諸將無不悅服。當下郭威問道。先生所言。何以知其必勝。大事能成。王朴道。某夜觀天象。見帝星昏暗。漢運已傾。旺氣正照禪州。乘此國運衰微。幼主昏殘之際。明公當應天順時。首舉大事。將見雄兵一起。天下響應。何愁王業不成耶。郭威大喜。卽命左右將孟業尸首扛出埋葬。訖是日各散。到了次日。在大

堂上擺設筵席。遍傳麾下將官飲宴議事。酒至三巡。食上幾品。郭威舉盃在手。開言說道。今日本帥蒙衆位將軍齊心協助。舉兵南行。洗蕩姦讒。肅清朝宇。誠爲美事。但思糧草未足。將寡兵微。此行成敗未卜。不知衆位將軍有何高見。道言未畢。早見一將欠身高叫道。元帥何必多慮。只某憑着這柄大斧。願爲前部。禪州到汴京。有二千餘里。還有黃河之隔。我兵一動。沿路州城。必有飛報進京。漢主若發京中人馬。還可抵敵。倘調外鎮諸侯。將黃河擋住。那時將軍雖勇。只

怕插翅難飛。王峻生平性如烈火，喜的是獎他勇猛，惱的是說他不濟。當時聽見郭威說他殺不過黃河，心中不忿，喊叫如雷，說道：元帥不是王峻誇口，那各路諸侯有甚能人？某視之直如土木。此去若不奪取汴京，也不算爲好漢。看官這王峻所言，正如兵法所謂：欺敵者敗。他自恃斧精刀勇，慣戰能征，眼底無人，藐視天下，沒有好漢。誰料兵至黃河，被高懷德鎗傷左肋，險些性命之憂。此是後話。這且慢提，只說當時王峻與郭威正在議論，忽見門官來報，說有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老爺求見。郭威聽報，知是史彥超到來。

來。令左右撤去殘席，分付門官只說：我整衣不齊，在二門拱候。門官奉命往外，與史彥超說知。彥超便進帥府，將至二門，果見郭威率領許多將佐出來迎接。史彥超趨上幾步，手撩甲冑，便要下跪。郭威慌忙攙住，說道：賢弟爲何行此大禮？遂邀至堂上，叙禮已畢，又與各將佐一一見過了禮，遜位坐下。彥超訴道：元帥威鎮禪州，怎知朝中大變？就將幼主屈害全家之事，細細訴說一遍。爲此小弟挈家前來相投，望元帥念家兄一體同人之誼，早早與師乞爲家兄報讎，則不惟小弟佩德，而家兄亦啣恩於泉下矣。言罷，淚如

雨下。郭威勸道。賢弟且免愁傷。我不久兵上汴梁。定當消除姦佞。與令兄報讎。史彥超謝了。令人到外邊。把手下兵馬將士都歸了隊伍。郭威分付重整筵席。與史彥超接風酒散安寢。一夜晚景休題。次日郭威分撥房屋與史彥超家小安住。自此又過了數日。這日郭威陞帳。與衆將商議起兵。雷大將魏仁甫趙修已等。鎮守禪州。遂拜王朴爲軍師。史彥超爲先鋒。柴榮爲監軍。王峻爲左營元帥。韓通爲右營元帥。選定乾佑三年二月十六日起兵。到了這日。在教場發砲祭旗。大兵出了禪州。浩浩蕩蕩。一路前進攻打府州。

無人敢擋。勢如破竹。且說那沿途的地方官。聽知郭威起兵犯境。差官星夜入京。報知幼主。此時幼主因見孟業的逃回。從人奏知。郭威擅斬欽差。興心謀反。幼主正在盛怒。商議遣將問罪。忽又接得邊報。心下大驚。急召蘇鳳吉。共議伐叛之策。蘇鳳吉奏道。陛下勿憂。臣保一人。命他勦除反賊。必定成功。幼主問道。卿所保何人。可以奏績。蘇鳳吉道。臣所保者。乃是潼關元帥高行周。此人精於用兵。智勇莫敵。若使他領兵去勦。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耳。幼主聽奏大喜。卽時親寫了一道詔書。遣官前往金斗潼關。調取高行

周克日領兵往禪州擒獲叛逆郭彥威。獻俘京師。照功陞賞。旨到。卽日起行。不必來京。見駕。欽差領了旨。意離了汴京。不分星夜兼程而走。不幾日來到金斗。潼關。進城至帥府。開讀旨意。畢。高行周不敢遲延。先打發天使進京覆旨。然後挑選了三萬人馬。各各整備了戰攻之具。發砲三聲。大兵離了潼關。晝夜兼程。望禪州進發。看看過了黃河。正望滑州而來。早見探馬來報。滑州已失。現今郭兵屯北城中。我軍難以前進。高行周聽報。卽時傳令。離城十里下寨。整備明日攻打。不提。却說郭威兵屯滑州。息軍養馬。以備渡過。

黃河。忽見探子進來報道。啓元帥。今有潼關高行周領兵在城外安營。特來報知。請台定奪。郭威聞報。只說得面如土色。心胆皆裂。把那要成大事的心腸。滅去了一半。列公這却爲何。只因想起昔年之事。高行周在雞寶山一場大戰。把王彥章逼得自刎而亡。這高家鎗法。天下無敵。人人聞名喪胆。个个見影寒心。况又將門出身。傳授精通。兼他足智多謀。善於調用。還有一件驚人之術。乃是馬前神課。占斷吉凶。百無一失。爲此郭威思前慮後。心恐神沮。只得眼盼着王朴。說道。先生。高行周乃將家之子。善能用兵。今他引

飛龍全傳
兵前來。只怕本帥難免折兵之厄。不知軍師有何妙計。可解其危。王朴道。明公勿憂。朴曾夜觀天象。見高行周將星。也是昏暗。料他不久於人世。只是一件。凡爲大將者。最怕是個渾名。覺有嫌疑。某聞高行周曾自稱爲鷓子。明公又號雀兒。那雀兒與鷓子相爭。何異驅羊鬪虎。卵石相交。未有不敗者。况雀兒乃鷓子口內之物。如何敵得他過。郭威道。似此如之奈何。王朴道。朴有一計。使高行周歛兵自退。讓明公長驅人。汴不敢阻撓。郭威道。計將安出。王朴道。自今明公且按兵不動。堅守滑州。等待數月。不必與他交戰。那鷓

子無食。腹中饑餓。自然飛去。那時我等進無所阻。退無所扼。長驅而進。汴梁可破矣。郭威大喜稱善。只見史彥超一聞此言。便大叫道。明公何須這等害怕。軍師亦太覺畏縮。量一高行周。有多大本領。直須如此怕他。若依軍師之言。按兵不動。則這末將殺兄之讎。何日得報。末將不才。願領本部人馬。前去對陣。務要斬高行周首級。獻於麾下。說罷。分付左右。抬鎗捧馬。回步往下便走。郭威未及開言。那王朴見他要去。倒吃一驚。連忙叫道。將軍慢走。下官有一言奉告。史彥超聽喚。便立住了脚。說道。軍師有何分付。王朴道。將

軍既要出戰。下官不好攔阻。但此去臨陣。凡事必須斟酌。况高家鎗法。變化無窮。不比尋常之將。將軍今去會他。我有幾句言語。切須緊記。於心。庶無後悔。你此去須當。

知己知彼

量敵而進

切莫心高

還宜謹慎

史彥超聽了。微微笑道。軍師但請放心。不必囑咐。史某此去。定要成功。說罷。披掛戎裝。出了帥府。提鎗上馬。領眾出城。冲往高營去了。那王朴見史彥超堅執要去。料不能勝。遂差王峻帶領三千人馬出城接應。

王峻欣然引兵出城接應。不表。再說史彥超領了本部人馬。帶了手下健將八員。一齊撲到高營。坐名討戰。探馬報入高營。高行周即時頂盔貫甲。掛劍懸鞭。上馬提鎗。放炮出營。來到陣前。史彥超聽得炮响。知有敵人臨陣。抬頭往對面一看。只見。

兩桿門旗分左右

巫霧後面緊隨身

四員健將押陣脚

引領三千鉄甲軍

中軍主將能威武

裝束天神貌絕倫

頭頂珠纓紅似火

前後柳葉絳征裙

團花袍襯瓊瑤帶

寶鏡青銅映日明

左懸鉄胎弓半月。

右插狼牙箭幾根。

手執長鎗丈八矛。

坐下良馬善奔塵。

平生智勇空天下。

術數精奇遠近稱。

史彥超一見高行周。心中火發惡氣填胸。罵一聲老賊。我兄在劉先王駕下。與你都是一殿之臣。今被昏君屈害一門生命。常言道。冤死孤悲。物傷其類。你只該拿獲姦臣。與我兄長報讎。纔算同病相憐之義。怎麼反領兵來阻住我的去路。我今日會你。務要取你性命。高行周聽了。大怒喝道。况彥超休得胡言。你哥哥史宏肇在日。也不敢稱我名氏。况你勾連郭威謀

反。兵犯皇都。身帶迷天大罪。尚敢亂言藐我。若論國法。定當把你拿解進京。碎剮示衆。但念史宏肇平日交情。且饒你狗命去罷。只叫反賊郭威出來受死。史彥超聽罷。怒發如雷。耳紅面赤。大叫道。老賊欺我太甚。怎肯干休。舉手中鎗當胸就刺。高行周亦大怒道。好逆賊。焉敢無禮。挺起蛇矛鎗。正要交戰。只聽得後面搶出一員少年將來。馬走如飛。舉起長鎗。望史彥超筋下便刺。彥超吃了一驚。掣回鎗。連忙架住。看那小將果是英雄。但見。

面如滿月唇若塗硃。紅纓燦爛耀銀盔。素袍招

展露白甲。懸弓插箭。曾經自號左天蓬。坐馬搖
鎗。不讓前朝白虎將。

史彥超大喝道。來將畱名。好待本先鋒動手。那小將
也是把彥超一看只見。

黑臉烏鬚神眉怪眼。頭戴紅撲盔。硃纓簇簇。身
披鎖子甲。黃金鎗。長毛吼端坐。似追風。烏纓
鎗。使動如飛。

那少年將聽問。便喝道。反國逆賊。你連我也不認得
麼。我非別人。乃威鎮潼關元帥長子。左天蓬高懷德
便是。你生心謀反。罪不容誅。我故特來取你之命。言

能掄鎗直刺。史彥超用手巾鎗。火速相迎。兩個殺在
一團。戰在一處。真的利害。但見。

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馬相交。馳驟疆場。塵襯
蹄蹄攪塵。蕩起滿天征霧。雙鎗並舉。盤旋架舞。
我刺你。你奔我。飄來一塊飛霜。往來爭戰。有多
時。勇怯高低。難定局。

兩個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高懷德混名左天蓬。
家傳鎗法。那裏懼你年老將。史彥超乃本領高強。久
戰沙場。豈肯讓你少年郎。二人戰已多時。約有七八
十合。勝負未分。高懷德見史彥超馬快鎗疾。果是梟

梟

勇。心中暗想這黑賊。要想在我手內逞強。待我賺他猛力用完。再與他算賬。就收回了鎗。只管招架不肯冲前。那高元帥在門旗下觀看。只見史彥超鎗法如驟雨一般。往來冲殺。高懷德只是遮架退避。無暇還兵。只道他年輕力小。對敵不過。又見手下屬將多是眼巴巴嗟嘆。所嗔高行周平日最是好勝。今見兒子當場不濟。自覺面上無光。心頭火發。把鎗一擺。分付軍士。多添戰鼓。催動如雷。三軍吶喊。搖旗上前助敵。高懷德正在招架之際。忽聽軍中緊催戰鼓。回頭一看。見軍士蜂湧而來。知道父親動怒。低頭暗想。我若再與這賊相持。父親在軍前必不放心。遂卽暗向腰邊取出那打將剛鞭。執在手中。那史彥超只顧拍馬冲戰。雙手擒鎗。正照高懷德劈面刺來。懷德右手掄鎗。仍前招架。冲鋒過去。回馬轉來。左手舉起鋼鞭。喝聲着。照頭打將下來。史彥超說聲不好。把頭往後一側。只聽噹的一聲响。正打中在背上。史彥超口吐鮮紅。伏鞍而走。懷德拍馬挺鎗。隨後飛馬追來。有分叫。聲名到處。驚碎了將士之心。鎗劍來時。堆積了日骸之路。正是。

一身可戰三千里。

匹馬堪當百萬師。

畢竟史彥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殺孟業是謀反要著。蓋欽差未來。尙設服事之貌。天使旣至。將爲檻車之囚。不殺。舉兵之心未穩。旣殺。謀事之念乃堅。柴榮識智高明。有見於此。故猝然手刃。而先示其騎虎之勢也。

識時務者。呼爲俊傑。故凡英雄。須要識時務。夫正朔初頒。制度始定。時務之盛而正也。外守成法。內行灑狎。時務之盛而變也。王綱廢墜。治具荒弛。時務之衰而正也。滅絕天理。顛倒錯亂。時務之衰而變也。故時務盛而正之時。輕舉妄動。

以逞其欲。是爲逆理。此布縮之所以見殺於漢也。時務盛而變之際。行險徼幸。以肆其謀。是爲悖德。此安黃之所以見戮於唐也。若夫世衰尙正。天命未改。縱爾姦梟。難移神祚。是猶不失於合名。至於勢至變更。並驅華夏。鹿死誰手。先發制人。終爲有待於帝。謂則時務之不可不識者。專屬於英雄。則夫果克爲英雄者。而有不識時務哉。

王朴囑咐之言。果凡爲將者。至當不易之道。而彥超王峻。以本領自恃。誠爲躁暴。久戰沙場。果

如是乎。滑州之敗。自取之也。
看懷德交戰。暗裏行謀。彥超似古上風。行周亦
愧削色。而乃剛鞭一舉。敵將奔逃。此誠吾善爲
戰者。所謂將在謀而不在勇。良足法焉。

飛龍傳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觀星象

蘇鳳吉聳駕喪軍

詞曰

念臣工。疇似能爲國忘身皎皎。鞠躬誠盡瘁。至
死方堪表。經緯垂象。縱昭明。成敗果通曉。怎移
身蹇蹇。匪虧王臣節操。○無奈藩籬倒。看猛虎
殘狼。噬人多少。聚羣入室。有孰肯分憂到。只落
得離黍坵墟。感慨已虛邈。咎誰歸。怪他息肩憑
早。

右調探芳信

話說史彥超與高懷德大戰。在滑州城外。因那報讎心甚。不及隄防。爲此被高懷德計賺。鞭打後心。吐血伏鞍而走。懷德不捨拍馬趕來。將至門旗之前。早有王峻帶兵接引。見史彥超大敗而來。後面追趕甚急。提斧上馬。滾至軍前。大呼道。小將休得逞強。趕我兄長我來也。卽時放過了史彥超。上前擋住。懷德看那王峻果然生得利害。

赤面虎鬚。金睛尖嘴。頭戴鍍金盔。身穿鎖子甲。純鋼斧手。內輕提棗。驪駒身端穩坐。

懷德見王峻生得兇惡。也不答話。拍馬沖殺過來。王峻掄動大斧。嗖的一聲。當頭砍來。懷德將手中鎗架開。覺得兩膊上好些沉重。暗自想道。這醜賊力勇。斧重。難以與他久戰。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帶轉馬圈。將轉來。重把手中鎗。直取王峻。王峻見他本領高強。史彥超被他打子一鞭。因此把渾身膂力。振用來戰。心下又隄防他暗器來傷。兩個約戰到五十餘合。只見高懷德忽地抽回了鎗。王峻用力太猛。那斧便砍了个空。身軀反往後一仰。高懷德趁勢把梨花鎗一緊。竟望王峻心窩裏刺來。王峻措手不及。叫聲不好。急

把馬往傍邊一扯。只聽得嗖的一聲响處。鎗已穿在左肋甲上。連袍帶去了半副。說得王峻胆戰心驚。面皮失色。兜回馬拖斧而逃。那高行周見懷德兩陣全勝。敵將俱逃。心中大喜。把鎗一擺。三軍呐喊。戰鼓如雷。潼關兵隨後追殺。把禪州人馬如砍瓜切菜。亂殺將去。真好利害。有詩爲証。

高氏雄威父子才。

千軍萬馬似潮來。

雀鷁原是難相敵。

尸滿郊原血滿孩。

滑州城外這場大殺。至今草木猶紅。那史彥超王峻各帶重傷。敗進城中。堅閉不出。高行周大獲全勝。收

兵回營。賞勞軍士。父子各卸戎裝。設酒歡飲。高行周因見懷德十分勇猛。事事高強。心下甚是歡喜。暗想道。主上你若有潼關高鷁子。那怕禪州郭雀兒。又叫懷德道。我見你今日鞭打史彥超。鎗挑叛賊。他聞名已是喪胆。明日與他交戰。須要一陣成功。便好奏凱。但郭威部下雖無能人。只有王朴。足智多謀。善曉陰陽。他與爲父同學藝術。專習六壬奇門。善知過去未來。并曉天文地理。我見今夜須當加意用心。防他劫寨。懷德道。爹爹所見甚遠。待孩兒分付軍士。今夜不要安睡。小心防賊。高行周遂傳軍令。各各謹守。了一

夜。次日黎明。各自飽餐。拔寨多起。至滑州城對面安營。高行周卽命懷德至關前討戰。懷德奉令披掛整齊。掉鎗上馬。領兵至城下。坐名要郭威出來答話。那城只是緊閉。無人出來。懷德叫了一日。空自回營。一連五日。城中並無動靜。任你外邊百般叫罵。只做不聞。懷德稟知了父親。高行周大怒。把那三萬人馬分撥二萬將滑州城四門攻打。畱下一萬守營。當時衆軍用力攻打。城上只把灰瓶石子打下。潼關兵多被打傷。看看圍攻了三日。城不能下。原來這都是王朴之計。他觀看天象。已有定見。總把四門緊閉。不許出

戰外面。雖極力攻打。只叫衆將百般保守。况滑州城池堅固。如何便能得破。這日郭威親自上城。巡視。手扶垛口。見城下軍士。个个爭強。人人實勇。如海潮冲擊。似蜂擁相攻。起初見二將失機。魂夢已是驚亂。况今親見攻打。勢甚危急。那有不懼之理。只唬得面如土色。卽忙下城。回至帥府。與衆將商議道。本帥自悔失了主意。反叛朝廷。今日天理昭彰。遇了高家父子之兵。部下又無上將。與他對敵。又且攻城甚急。破在旦夕。那時玉石俱焚。却不枉費了諸公推戴之心。如之奈何。只見王朴開言說道。明公且免憂疑。王某前

曾有言。高行周將星昏暗。必有災速。且請寬心。等待十日。明公大運一通。高行周自然兵退。此非王某謬言。實係上天垂象。目下只圖保守。便無他慮矣。郭威聽了。便依王朴之言。傳令城上。多加灰瓶砲石。晝夜隄防。小心堅守。按下不提。再說高行周。見攻城不下。士卒傷者極多。只得傳令。撤兵回營。別思良策。父子回營時。已天晚。點上燈燭。用畢晚膳。眾將退出帳外。各自調換安息。懷德查點三軍。分付各各省。不許懈怠。高行周獨坐帳中。心中思想。這都是天子年幼。寵信蘇鳳吉。被他蠱惑。賞罰不明。以致激反郭威。到

今勞師動眾。未見成功。又想史宏肇全家。遭讒被戮。說也慘然。長嘆數聲。把憂國憂民之心。冷了一半。不覺鼓打三更。四下人聲寂靜。高行周離座。走出中軍帳來。只見五營四哨。嚴謹肅然。又覺寒風撲面。遍體如冰。抬頭一看。那滿天星斗。燦亂當空。又向天河叅看見紫微斗口。生了黑氣。一會明朗。一會昏暗。客星犯帝座。明星旺氣。正照禪州。就知大漢天下不久。必屬於郭威。爲此一憂。又被寒風吹冒。忽然打了一個冷戰。覺得身上凍寒。漸漸發熱。回到中軍。心中不樂。翻來覆去。一夜不寧。到了次日。心中憂惑。頻添煩悶。

轉盛茶飯不思。卧病不起。傳令懷德。管理軍情。三軍不得亂動。那麾下兵將見主將有病。把戰鬪之心也消去了一半。又過數日。病體更盛。那日到了夜間。至三更時分。高行周心因疑慮。叫聲我兒。你扶我出去。再觀星象。何如。懷德道。爹爹身體不安。且須養靜。為主待等痊好。再去觀看。不妨。行周道。你便扶我出去。決無妨碍。懷德不敢違忤。只得扶了父親。走出帳外。仰觀天象。見自己本命星昏昏沉沉。不住的欲墜。嘆了一口氣。默默無言。遂命懷德扶至後營。坐在軟榻之上。籌躇嘆息。懷德問道。爹爹觀看星辰。爲何不言。

長嘆。行周道。我兒。你怎知星理元微。我欲待不說。你便不知其故。我且說與你知。自然明白。方纔我仰觀天文。見本命將星昏暗。又於前夜觀看。見客星犯帝座。主宿不明。此乃欲換新主之兆。又見旺氣正照禪州。應在郭威承襲天下。你父奉命興師。前來拒敵。誰知上天不容。降下災患。使我不能滅賊。誠天意也。目今大兵駐札在此。空費錢糧。王朴善於守城。又難卽破。欲順天心。斷無歸降郭威之理。若只擁兵擋住。非但身帶重疾。不能主持。又恐違逆天意。還主不祥。故此進退兩難。尚在未決。懷德聽罷。想了片時。對道。爹

爹孩兒到有一條兩全之計。不知可否。行周道。有甚計策。你且說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懷德道。爹爹。既是上天垂象。不可逆天而行。依孩兒之見。何不撤兵回鎮。潼關聽天由命。做个明哲保身。也是退步之策。不知爹爹以爲何如。行周道。我兒。你年紀雖輕。倒也透徹。爲父也想此策。庶幾爲可。只是一件。恐於理上不順。懷德道。爹爹。尙有何事。不順於理。行周道。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汝父食了漢主之祿。不能盡忠殺賊。反是全身遠避。偷生於世間。只怕青史遺編。難逃不忠二字。懷德道。爹爹。自古道。君不正臣投外國。昔日

岑彭歸漢。秦叔寶捨魏投唐。古來名將。皆是如此。况今幼主昏德。寵信姦邪。殺戮忠良。股肱。還想什麼開基之將。汗馬功勞。請爹爹不必多疑。且自回兵。等待病愈。然後觀其事勢。再爲區處。高行周心內也有回兵之意。聽了公子之言。定了主意。便傳將令。大小三軍。整備明日回兵。那衆多軍士。聽見主帥有病。正在惶惑。忽聞回兵之令。大家歡喜。整頓起行。看官。凡爲大將之人。全賴主意。主意沒了。就落褒貶。使高行周立意帶病督兵。在黃河口。將郭威擋住。雖然違了天意。就死也得个盡忠死節之名。不道無了主意。聽了

懷德之言捲兵回鎮。日後雖然不服郭威。盡心自刎。終恐難掩今日之咎矣。閑話莫贅。只說高行周到了。次日五鼓時分。卽令三軍拔營歸師。懷德保住中軍。緩緩的退回潼關去了。這一撤兵。漢主的江山。便不能穩坐矣。報馬報進滑州。郭威大喜。猶恐高行周詭軍之計。心下尙是猶豫。分付探子。暗暗去探聽消息。真假何如。再來回報。王朴搖手道。元帥不必多疑。高行周與某同師學藝。善曉天文。他見客星犯帝座。另有新君出來承襲。又見自己本命昏沉。一定不敢逆天行事。所以全身遠害。坐觀成敗。退兵是真。元帥只

管進兵。別無他慮。郭威終是懼怕。不敢進兵。又在滑州住了三四日。見那探子打聽得潼關兵果已退去。方信王朴之言。果有定見。方知高行周撤兵。不是詭軍之計。方纔放心。傳令大軍起行。三聲砲响。大隊人馬離了滑州。渡過了黃河。一路上秋毫無犯。軍令森嚴。因此各處郡縣。望風而降。大兵行了數日。來至汴梁城外。放炮安營。那日漢主駕坐金鑾寶殿。聽得大炮連天。响聲不絕。一時不知其故。早有黃門官進來。奏道。今有郭兵到了封丘門外。請旨定奪。漢主聽奏。大驚。卽問蘇鳳吉道。前日太師已保潼關。高行周領

兵拒賊。至今未見捷音。反有逆賊兵至。如之奈何。蘇鳳吉奏道。臣昨聞高行周在黃河岸。大破郭兵。殺得郭威懼怕。堅壁不出。不知高行周何故。即便撤兵。臣正欲差人探聽。不想賊兵已至都城。陛下且免憂慮。當即命將出師。問以叛逆之罪。看其事勢如何。再爲區處。漢主准奏。即遣人將慕容彥超。侯益領兵出城擒賊。二將領旨。點兵出城。至郭營對面。列陣以待。探馬報進營中。郭威便令史彥超出敵。彥超領兵來至陣前。大呼搦戰。慕容彥超與侯益一齊出陣。大喝道。反國逆賊。不思守分。敢興叛主之師。直犯皇都。今日

天兵一出。汝等還不下馬受縛。直待要污我刀斧耶。史彥超大怒罵道。汝等都是姦臣之黨。屈害我兄長一門。此恨不並日月。今日務要碎汝萬段。以報兄長之讎。言罷。挺起烏纓鎗。望前直刺慕容彥超。揮大砍刀。火速交還。二馬相交。雙器並舉。一陣大戰。正是。

山邊壘壘黑雲飛。

海畔莓莓青草起。

二將戰有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那侯益見慕容彥超戰史彥超不下。即便挺鎗拍馬上前夾攻。史彥超全無懼怕。勇力倍加。正戰之間。只見漢兵後面大亂。却是王峻預受王朴密計。領兵抄向漢營後面襲殺將

來侯益看見兵亂，回馬轉來。卻與王峻打个照面，被王峻攔腰一斧，砍於馬下。慕容彥超見了，一時心慌，刀法亂了，措手不及，早被史彥超一鎗挑去了半个腦蓋。郭威在門旗下，將鞭稍一指，大軍喊殺前來。勢如壓卵，漢兵一半被殺，一半投降，餘剩數十人，逃往城中去了。郭威收兵回營，賞兵賀功，自不必說。却說敗兵逃進城來，遞報漢主。漢主聞奏，驚惶無措，慌集兩班文武，計議退兵之策。漢主問道：「郭威反朕，兵勢甚大，朕差遣慕容彥超侯益出兵拒敵，又已陣亡。汝等衆卿誰肯與朕分憂領兵出去擒賊？」連問數聲，無

人答應。漢主見此光景，心中更加憂懼。想起史宏肇當日之言，追悔無及。只因聽了蘇鳳吉所奏，平白地偏要調取郭威進京，如惹火燒身，自取其累。如何是好？又向兩班文武說道：「朕雖行事錯亂，爾等諸卿也該看先帝之面，爲國家出力。怎麼這般畏縮不肯與朕分憂？」漢主話纔說完，却有蘇鳳吉執笏當胸俯伏，奏道：「陛下少有憂思，恐傷龍體。況京城尚有雄兵十萬，戰將千員，微臣食君之祿，當與君分憂。願効犬馬之力，出城與郭威抵敵。若得上天默佑，自然殺退賊兵。」漢主聽奏，大喜道：「若得太師一行，朕無憂矣。」蘇鳳

吉又奏道。臣受君恩。故願捨此微命。報答陛下。但須請陛下御駕親征。纔好立功奏績。漢主道。老太師既肯前去殺賊。爲甚要朕親征。蘇鳳吉道。微臣出去。止帶手下兵將。其中勤惰不一。焉肯悉皆用命。惟陛下親征。又得滿朝文武保駕。一則御駕監臨。諸臣皆願效力。二則天威所至。添助軍威。并力齊心。便可成功矣。原來蘇鳳吉。惟恐不能取勝。故要朝廷帶着文武御駕親征。他的姦心。以爲不能取勝。大家一窩兒都死倒也。干淨。若是文武都要性命。自然出力廝殺。斷無不勝之理。這是姦臣設心不善。說話偏是循理。往

往如此。怎奈漢主一來年輕。不諳大體。一來從幼不會打帳。冲鋒。怎知一鎗一刀的事業。行兵擺陣的機謀。聽得蘇鳳吉說得這般容易。心下便滿望殺退郭兵。回來原坐金鑾。當下漢主又說道。太師既要朕親征。速速挑選了人馬。然後啓行。蘇鳳吉領旨出朝。把十萬御林軍。挑選了五萬。次日調出封丘門外扎營。然後來請聖駕出城。漢主傳下旨意。滿朝文武。無論大小官員。多要隨征保駕。倘有一官不到者。即以叛逆論。文武見此旨意。沒奈何。一个个戰戰兢兢。只得捨着性命去保駕。那漢主領文武出了城。帶了人馬。

至七里店安下營盤。遠望郭兵鎗刀耀日。旗幌漫天。甚是利害。又聽得郭營內砲响。振天唬得心驚胆裂。便傳旨要宣蘇鳳吉來商議。當駕官奏道。蘇丞相正在前面督兵。分撥將士出戰。漢主暗自忖道。朕的人馬不少。况有蘇太師在前督陣。料然不妨。即使叛賊殺來。自有太師迎敵。也不能就到朕的面前。因此把胆兒畧畧放下了些。那蘇鳳吉在前面見了郭兵如此勢大。心中其實害怕。無奈勢成騎虎。只得勉強要去廝殺。領了一萬精銳兵馬。帶了數員驍勇偏將。離那御營有二里多路。扎住陣脚。那郭威帶領眾將也

到陣前。兩邊排開陣勢。發動戰鼓。郭威望見漢陣後面。還有一支大隊人馬。安住營盤。知是漢主親征。便問眾將道。那位將軍出去見陣。只聽得背後冲出一員大將。應聲而答道。小將韓通。願決一陣。說罷。帶着家將。催馬上前。大聲喝道。有能事的前來會俺。蘇鳳吉見來將甚是英雄。但見。

頭戴銀盔。身穿鎧甲。手執長鎗。騎坐高馬。立於陣前。威風凜烈。

蘇鳳吉便問眾將。誰敢上前擒賊。早有禁軍教師索交俊。抬馬掄刀。頂盔貫甲。厲聲大叫道。丞相待末將

去擒拿叛賊。說罷，拍馬沖來。望韓通直奔。韓通拍馬相迎。二將刀鎗並舉。大戰沙場。兩邊戰鼓如雷。對陣喊聲大舉。蘇鳳吉見索文俊不能取勝。又點四員漢將出來。乃是孫禮、牛洪、劉成、吳坤。一齊出馬。各舉兵器。上前助戰。郭營內惱了大將王峻。舉起大斧奔至陣前接戰。後面又有驍將曹英、王豹監軍柴榮。一齊出馬。舉兵器尋對兒廝殺。真好一場大戰。有詩爲証。

兩陣咚咚戰鼓催。

疆場十將逞英威。

刀鎗抵敵寒光迸。

斧戟奔迎電閃輝。

殺氣瀰淪天欲暗。

征塵蕩舞日無暉。

從來爭鬪皆如此。

誰是麒麟名姓歸。

軍師王朴也在營前觀戰。對史彥超道：「史將軍，你看那軍前騎赤馬穿紅袍的就是蘇鳳吉。你殺兄之讎。今日不報。等待何時？」史彥超聽說殺兄之賊現在軍前。舉眼一望。果見蘇鳳吉提刀坐馬在陣前監戰。登時心頭火發。環眼睜紅。把坐馬一拍。雙足一踏。挺起長鎗。望漢營沖來。高聲喊罵道：「姦賊。我只說你當時當道長享富貴。誰知你錯過午時一般。也有今日。可見我兄長有靈。冤家相遇。不要走。我來取你的命也。」那蘇鳳吉一見史彥超。烘走了三魂。驚吊了六魄。不

子前全傳
三
敢交戰回馬拖鎗。望東而走。史彥超隨後追趕。那陣上交戰的漢將。見主將已走。各各無心相殺。手忙脚亂。劉成被王峻一斧砍死。曹英刀劈吳坤。王豹活擒孫禮。韓通鎗挑了索文靖。柴榮殺了牛洪。五員漢將陣亡了四個。捉了一個。柴榮把刀一掇。後面隨征兵將。發喊冲殺過來。一萬漢兵。那裏還踮立得住。各是四散奔走。郭威見漢兵敗了。親率大兵壓下來。那漢主同着文武在大營中。呆呆的等着。滿望蘇鳳吉來報捷。誰知郭兵已殺至營前。漢主見事不妥。只得不顧文武。從後營上馬就走。眾文武忙要保駕。誰知朝

刻
廷先走了。一時奔走不及。只得降的降。自刎的自刎。不畱一個。所以四萬人馬。已被郭兵殺了大半。其餘的。那裏還有戰鬥之心。各要保全性命。都往城內逃走。將封丘門擠得水洩不通。可憐。

人擠人聲悲叫苦。馬踏馬肉爛皮飛。

人多門窄。漢兵不能進去。禮州人馬。趕到城下。舉動兵器。排頭價亂砍亂戳。登時之間。把漢兵殺得尸如山積。血似江流。正是。

血埋諸將甲。

骨襯眾騎蹄。

禪州兵馬都進了封丘門。當有曹英王豹殺進了董

市門柴榮韓通殺進了萬壽門。王峻領兵殺進酸棗門。各門俱已打破。同進了元武門。把住汴梁皇都。正是經商罷市。黎庶關門。只苦了漢主。棄營逃走。祇帶幾個內侍。跟隨馬後。望著皇城而來。有分叫鎗刀隊裏難逃天子殘生。神聖廟中。管取姦臣性命。正是。

輕將社稷酬私憤。

快把身家雪衆心。

畢竟漢主進得城否。且看下回分解。

防備了暗器。却遇了長鎗。正如躲了雷公。撞了霹靂。不是寫王峻無能。怯戰敗陣。正是寫高家鎗法變化無窮。

毋恐每

誅

王朴堅守高帥同兵。兩個都在星上看來。堅守者成不世之功。回兵者遺後人之貶。母。謂煌煌星象有益於人。正恐有時遺害於人也。

高家長技。不徒鎗法。即其行兵下寨。亦復森嚴整肅。寅畏蓋亦浸於孫吳兵法者。

秋毫無犯。軍令森嚴。果凡行師之要訣也。蓋取天下者。取民心也。天意付托。端在民心之向背。干戈所至。生聚不寧。故湯武征誅。後徠之望。誠有非此。無以慰民者。降是漢唐以下。靡不皆然。否則。便如孟子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

郭威初陣若便自出終灸漸色乃命史彥超出敵者正以史彥超始終總爲報兄之讎畢竟勇氣十倍河勝敵軍且以將難事先叫別人承當也。

與其追悔於終孰若從諫於始始諫不聽後悔何益然而較之復諫不從至死不悔者亦可謂加之一等矣。

鳳吉聳駕親征計誠巧矣然害人適所以自害欲人借死而實自速其死也。

飛龍傳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覓儲君

郭元帥襲位大統

詩曰

憶昔中原逐秦鹿。
番君一出王衡山。
自古羈縻稱外藩。
不見蛟魚重入貢。
人事消沉洵可哀。
漢家遺跡不可問。

五軍失利見睚眦。
戶將從征入函谷。
誰令市鐵禁關門。
旋看黃屋自言尊。
千秋朝漢餘高臺。
歌風栢梁安在哉。



右節錄朱錫鬯古體

話說漢主聽了蘇鳳吉所奏御駕親征。不道一陣戰爭。被郭兵殺得將亡兵敗。自要保全性命。只得棄營而逃。止帶隨身幾個近侍。一齊望元武門來。纔到門外。只見旌旗滿布。劍戟如林。有無數郭兵攔住去路。漢主着忙。不敢進去。纔要回馬。又見封丘門外郭兵不遠。只得帶着絲韁。順着元武門的大街向西而走。剛到西華門。只見明盔亮甲。盡是禪州兵馬。料想走不過去。回馬又走。跟隨的内臣。一个全無。孤孤恹恹。匹馬行來。抬頭觀見一座禪林。上寫白雲禪寺。遂卽

下馬。走進山門。來至殿上。只聽得街上甲葉亂响。鸞鈴振耳。不住的馬跑。料想大事已去。不能挽回。長嘆數聲道。我劉承佑。今日皇天不佑。以致郭兵破了汴梁。我一死固不足惜。只是我父挣下的江山。輕輕送與別人。有何顏面。再見臣民。又且撇下養老宮王母。無所倚靠。空養一場。總由我不明之故。以至國破家亡。我還要畱這性命何用。說罷。腰間解下黃綾。繫在看柱之上。復又大叫道。我悔不聽忠諫之言。致有今日。卽時自縊而亡。在位三年。壽二十一歲。後人有詩以弔之。

踐祚洪基不數年。

藩臣土馬至朝前。

身亡纔悔忠良諫。

何似當時莫調遣。

却說郭威大兵進了汴梁。令把四門守住。帶領眾將。先把蘇鳳吉私宅圍住。查名家口。其拿男婦一百九十四名。然後令人進宮。將蘇皇后拿了。專等史彥超拿住了蘇鳳吉。好與史平章報讎。祭奠按下漫提。且說養老官李太后。正坐宮中。有內臣來報道。啓太后娘娘不好了。萬歲爺御駕親征。不知下落。郭兵已進皇城。文武俱各逃散。那郭威現在朝前方纔有無數賊兵。把蘇娘娘拿了。出去請娘娘裁奪。李太后聞報。

只唬得魂飛魄散。淚落珠流。分付內侍引道。望外而來。當有掌宮太監攔住道。宮門外都是賊兵把守。太后娘娘欲往那裏去。李太后道。今日國破家亡。有甚去處。老身拚着一死去見郭威。問他幼主存亡。當時出了安樂宮。竟往分宮樓來。那胆小的內官俱各躲避。有幾個胆大的。跟駕而行。過了分宮樓。就有守門的郭兵攔住太監道。這是太后娘娘要見郭元帥。有話要講。快去傳報。那郭兵聽說。便去通報郭威。李太后便上了金鑾大殿。那李娘娘人所共知。是個賢后。况郭威昔日在劉王部下。極是親信。李太后管待柴

氏夫人如同胞姊妹一般。今日郭威破了都城。逼去幼主。朝見之際。不覺心中帶愧。面上包羞。往後倒退幾步。雙膝跪倒。口稱娘娘。微臣郭威朝見。那禪州眾將見元帥行了君臣之禮。便不敢怠慢。一齊在丹墀之下叩頭朝見。太后傳旨。平身。眾將謝恩。起立。傍邊太后問道。郭元帥。你今無故興兵。至此擾亂社稷。所爲何意。郭威奏道。臣受先帝殊恩。恪守臣節。不意主上寵信姦臣。欲致臣於死地。臣是以不得已而至此。只欲除姦去佞。肅清朝宇耳。望娘娘明鑒。李太后道。既是幼主年輕。有負於汝。也該看先帝之面。汝可記

北

得先帝在日。與汝情同手足。苦樂同受。南征北討。混一土宇。纔得正位。因汝功高勲大。封爲元帥。執掌兵權。况先帝臨崩。以汝忠義。故又託孤於汝。指望輔佐儲君。匡扶社稷。豈知汝半途而廢。改變初心。欺負我寒婦孤兒。興心造反。只怕皇天不佑於汝。言罷。淚流滿面。不勝淒愴。郭威見此情形。心下惻然。不覺也弔下淚來道。微臣領兵前來。只除姦賊蘇鳳吉。一則整理朝綱。二則與史平章報讎。安敢有懷異志。乃言反也。太后道。汝既無異志。因甚與皇上打仗。郭威道。此是蘇鳳吉領兵出城。要害微臣。臣不得不開兵抵敵。

暮

安敢有犯於聖上耶。太后道。既不與聖上開兵。如今駕在那裏。爲何不見回朝。郭威道。想在亂軍中走散。娘娘且請放心。待臣差人四下尋訪。請駕人朝。臣便奏明委曲。只將蘇鳳吉正法。那時臣當退守臣節。調遣回兵。李太后聽了這席言語。信以爲真。領了宮官。含着眼淚。回進安樂官去了。正是。

只望統系仍舊按。

誰知大寶屬他人。

再說史彥超。追趕蘇鳳吉。把他趕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急如漏網之魚。忙忙似喪家之狗。史彥超這匹馬。離着蘇鳳吉有百步之遠。再也趕他不上。看官

凡人到緊要之處。往往沒有見識。卽如史彥超在後追趕。若是開弓射箭。或者不中了人。也中了馬。豈不是省了許多氣力。那知史彥超。一心只要拿着活的。好與兄嫂報讎。也不想着開弓發箭。只顧望前追趕。見趕他不上。激得心頭火起。口內怪罵道。姦賊。你要往那裏走。我今趕到你一個盡頭。總要拿住。一面喊叫。一面拍開坐騎。往下緊緊的追來。此時蘇鳳吉。只唬得魂胆飄洋。低着頭。蹣着馬。沒命的狠走。只恨坐下馬。少生了兩翅。不得會飛。若會飛時。就有命了。正走之間。只見道傍有座古廟。纔到山門。便棄了馬。提

了刀。跑進了山門。心中一想道。我與這黑賊。拼了命。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算計已定。將身一閃。伏在山門之側。將手中朱纓刀。舉起過頭。只等史彥超進來。就要一刀送命。誰知史彥超命不該絕。正在追趕。望見蘇鳳吉跑進了廟門。須臾也到了山門前。滾鞍下馬。不管深淺。提鎗正要進門。只聽得一陣陰風。就在廟裏滾出。吹得烟塵抖亂。隱隱帶着哭聲。心中疑惑。不敢進門。又聽得空中叫道。兄弟不可進門。那姦賊閃在裏面。暗算害你。你且守住山門。救兵即刻到了。說罷。登時風定塵息。史彥超哀悲流淚。叫聲哥哥。陰

靈有感。暗中保佑。兄弟拿住賊人。與你報讎。正言間。聽得甲馬聲鳴。回頭一看。正西上塵土飛揚。來了一彪軍馬。打着禪州旗號。原來是王峻韓通二人。領了郭威將令。前來接應。當時史彥超見了。叫道。二位將軍。那姦賊蘇鳳吉。被我趕進廟中。快些拿捉。二將聽言。即令兵士將廟宇圍住。整備捉賊。那蘇鳳吉正在門後等着。忽聽外面有了接應人馬。那裏還敢算計。移步望裏便走。過了九殿。來至側首。十王廊下。只見史宏肇。幞頭象簡。玉帶烏靴。當面迎住。大聲喝道。姦賊往那裏走。還我命來。舉起朝笏。劈面打來。蘇鳳吉

把口一張跌倒在地。昏迷心竅。人事不知。正值王峻韓通全着史彥超領兵進來搜捉。見蘇鳳吉橫倒在地。不廢其力。把他五花綁了。拴在馬上。一齊出了廟門。回至汴梁城。見了郭威。繳令已畢。郭威傳令將史宏肇夫婦骸骨起出。用棺槨盛殮。殯葬祖坟。再把舉家尸骸檢地埋瘞。到了下葬之日。史彥超稟過了郭威。將蘇鳳吉全家男婦。拿到山坟。祭奠兄嫂。王朴攔住道。二將軍下官有一言奉告。常言道。養家千百日。作罪一人當。彼時陷害令兄者。惟蘇鳳吉一人而已。與他全家無涉。况今將軍纔進汴梁。最要先得民心。

若把他全家老幼。一槩殺戮。一則傷了天地好生之心。二則黎民恐懼。必懷怨憤之意。便於將軍多所不利。依下官愚見。只將蘇鳳吉夫婦。與令兄令嫂祭奠。或者再將他子婦二人。當抵了一家生命。其餘總無相干。卽行釋放。此便是既盡國法。又協人情。至當之舉也。史彥超道。軍師所言。未將無有不依。但昭陽宮蘇后。是姦臣的親生之女。都是這賤人惑亂。壞了朝廷大事。理該把他祭靈。王朴道。將軍此意。更爲不可。蘇后雖係鳳吉之女。乃是漢主之后。你我與他都有君臣大義。不可變常。若與令兄祭靈。不惟令兄陰靈

不安更有碍於元帥之聲名。此事萬萬不可。史彥超道軍師。那蘇后雖是君后。既於臣子有虧。便是寇讎。未將一定要殺他祭兄。庶幾九泉之下。也得瞑目。王朴道。將軍必欲如此。下官有一主意。可以兩全。方纔探子來報。漢主在白雲寺自縊身亡。不如叫蘇后。自盡與漢主隨葬。就如與令兄報讎一般。豈不爲美。郭威聽了。也是勸道。賢弟當依軍師之言。不必固執。況令兄在日。爲國爲民。極是忠正。死後一定爲神。佑庇百姓。依了罷。史彥超見郭威相勸。只得含淚依允。祇把蘇鳳吉夫婦兒媳四人。綁到坟前。齊齊跪下。那滿

朝文武聞得把蘇家父子。與史平章祭靈。都來隨了。郭威同到坟坐。但見坟前擺設祭禮筵席。香燭紙錠。那蘇門四口。跪在下面。先是郭威率領了滿朝文武。及禪州將佐。依次祭奠。燒化紙錢。然後史彥超拈香奠酒。哭拜在地。叫聲兄嫂。你生前正直。死後神明。今日願來受饗。拜罷。立起身來。揎拳擡袖。滿眼睜紅。令手下人。將蘇鳳吉身上衣。衫盡皆剝下。史彥超雙眸圓眼。切齒咬牙。舉起純銅利刃。指定了蘇鳳吉。罵道。誤國欺君的姦賊。妬賢害人的校夫。你何仗椒房貴戚。作福作威。謀削藩鎮。諸侯屈害我兄長一門生命。

只道無人報怨。誰知今日。天理昭彰。也被我拿住。我今日只把你心肝。取來祭奠。兄嫂又分付兩邊的。燒化了紙錢。那蘇鳳吉聽了。深自懊恨。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正是逆理害人。報應就在自己。低頭不語。專等一死。史彥超刻不容情。左手按住蘇鳳吉。右手執了利劍。照定心窩。只一搨。胸破腹開。血流滿地。雙手把心肝取出。血淋淋的。供在桌上。哭聲大痛。高叫兄嫂。陰靈不遠。小爺今日殺了讎人。取心在此。快來受祭。哭罷。又將一門四口之手。盡皆割下。都供桌上。只見坟前就地捲起一陣陰風。黃沙滾滾。影影帶着哭聲。

向西而去。郭威率領一班將士。齊齊下拜。彥超以拜已畢。復又奠酒三杯。祭了兄嫂之靈。轉到郭威跟前。雙膝跪倒。口稱元帥。史某得蒙威力。與全家報了此讎。使我銘刻於心。生死不忘大德。郭威慌忙用手扶起道。將軍過禮。這是令兄陰靈有感。得報此讎。與我何干。史彥超立起身來。又謝了禪州眾將。然後全着文武。一齊回朝。纔把蘇后逼死。與全漢主。葬於王陵。諸事已畢。到了次日。郭威率文武百官。朝於太后。將隱帝自縊等情。一一奏聞。太后無可奈何。惟揮淚而已。文武因奏道。國不可一日無君。請早立明主。以安

天下。太后下詔迎立幼主之命。河東節度使劉贄爲君。贄乃晉陽公劉朱之子也。當時遣使安備車駕。奉迎去訖。忽報契丹舉兵入寇。侵犯邊界。甚急。太后卽命郭威領兵往救。郭威奉詔帶全手下。一班戰將。率領所部之兵。起行擊救。大兵來至澶州。是夜城中過宿。諸將背地裏商議道。我等禪州起手。共圖大事。本爲扶立元帥爲君。故此披堅執銳。以圖廢子封妻。不意兵至都城。昏君自縊。乃更立漢家宗黨。我等誓死決不服也。軍師王朴說道。爾等諸將所議與我相同。此事亦不可緩。當於來日。必須如此。如此大事。便定。

垣

矣。諸將大喜。整備行事。次日黎明。郭威起身。正欲傳令起行。忽聽外面鼓噪大振。郭威疑是兵心變亂。急令從人把館門緊閉。須臾衆多將士。一个个踰垣進來。擁到面前。郭威驚問其故。諸將道。我等出萬死於一生。跟隨元帥舉事者。欲以元帥爲天子。今乃更立別人。衆心實爲不服。因與軍師定議。冊立元帥爲君。號召天下。郭威道。新君已立。有甚變更。況此乃大事。汝等諸將。豈可草率爲之。王朴道。衆心已定。明公決當允從。況諸將已與劉氏爲讎。豈肯束手服乎。言未畢。早見王峻開了館門。就在軍士手內。裂了一面黃。

旗將來披在郭威身上。口中大呼道。我等共立元帥為主。誰敢不服。諸將盡皆俯伏。高呼門外。衆兵齊呼萬歲。歡聲振聞。數十里。將士擁護郭威。兵回汴梁。遂乃上牋於太后。大畧言被衆將所誤。勢不能推。願奉大漢宗廟。事奉太后爲母。太后見了此牋。自思郭威兵強將勇。兼之腹心。布滿朝堂。大勢以定。難以挽回。只得下詔。廢劉贄爲湘隱公。卽命郭威監國。是歲漢遂亡矣。史官評之云。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杜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是日郭威卽了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賀已畢。諡幼主爲隱帝。尊奉李太后爲昭聖太后。至次日。郊天祭地。大赦天下。自謂系出周號。叔之後。國號後周。改元廣順。立柴氏夫人爲皇后。封柴榮爲晉王。王峻爲鄴都節度使。史彥超爲京營總都。韓通爲御營團練元帥。

偏將王豹曹英等俱加封總兵。封王朴爲昌邑侯。大將軍兼軍國大事。又封漢朝舊臣范質爲右丞相。固真爲左丞相。竇儀爲翰林學士。其餘漢臣各居原職。內有不願爲官者准其退歸。隨征兵士給賞錢糧。封賞已定。文武各各謝恩。只見內有一臣。綸巾道服。俯伏堦前。且不謝恩。推辭奏道。臣有愚衷。望乞天聽。不爭有此一奏。有分。叫征誅克遂初心。泉石堪娛素志。正是。

人爵不如天爵貴。

功名怎比孝名高。

畢竟奏的誰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太后金鑾責問。確是詞嚴色厲。正大光明。恩情固結。以提其初。托孤寄命。以剔其後。聳以忠義之志。責以輔佐之實。寡婦孤兒。甘心欺侮。皇天后上。豈錫遐昌。大義昭然。洵稱賢后。宜乎郭威之色慚。而淚下也。

將進山門。哭聲隱隱而來。祭奠以後。哭聲隱隱而去。來去不測。都還照應。

遇忠魂於十王廊下。果是姦臣命盡之時也。仍以朝笏相擊。凜然朝堂生氣赫赫于秋。

王朴所言情法周到。量情酌處。尤是斷才。蓋必

欲如其數以償之。則必相殺無已時矣。且又世世子孫。必相殺無已時矣。生生殺殺。其何能底。杜。雖未料後情。祇論當前利害。然顧名思義。不好典。則於危微惡死。好生克善。循環於存沒。自是賢良體段。菩薩心腸。宜其有後。於宋而血食之不艾也。

山寨雷賓肥羊等於餽饌。坟塋祭奠。讎人當作犧牲。昆明山之欸待真主。亭前宰割。見其面而不見其心。汴梁城之報復。兄讎墓右屠刳。陳其心。而復陳其首。強盜取心有許多冷水。熱血之

家數將軍殺賊有無限揚眉怒目之英風。一个致死而之生。受了軟玉温香之趣。一个致生而之死。享那鴉啼狐伴之悲。同一取心也。而有彼此之異。良可慨已。

大后無可奈何。惟揮淚而已。蓋無可奈何自然。惟有揮淚。惟其揮淚。便見無可奈何也。只十一字。見得當時事勢。寫盡敗壞神情。

郭威革命。雖云衆將所推。然看他大事不可草率。等云其心未嘗不欲也。綱目於周宋立極。均寓譏訶。等量齊觀。則澶州之舉。誠大遜陳橋之

風味矣

飛龍傳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讓辭官養母

宋太祖避暑啖瓜

詩曰

惟忠且惟孝
一朝人事盡
吳起嘗辭魏
壯情將消歇
暫處華陰下

為子復為臣
身名不足親
韓非遂入秦
雄圖急欲伸
不終關外人

若錄庚信詠懷



飛龍全傳
話說周主登了大寶。大封功臣。文武百官盡皆謝恩已畢。只有王朴推辭不受。俯伏奏道。臣本無功。反蒙陛下隆以重任。臣伏念德微命薄。不堪拜受。願陛下收回成命。放臣歸鄉。此臣之素志也。周王聽奏。吃了一驚。說道。朕自得先生以來。屢建奇功。今日九五稱尊。身臨臣民。皆先生所致也。區區爵祿。未足言報望。先生勿惜勤勞。匡扶社稷。則天下幸甚。王朴叩頭。叫聲陛下。臣實命薄。福祿難安。若受顯職。必然損壽。況有老母。年逾八旬。理宜侍奉。望陛下以孝治天下。爲心放臣得還故里。奉菽水於日月。盡定省於晨昏。終

養優游。則臣母子之餘年。皆陛下恩賜之年也。周主道。先生雖然篤於孝道。但朕新得天下。枕席未安。倘有變端。使朕如何措置。王朴道。方今國運初興。洪圖永固。上有堯舜。下有皋夔。君臣致治於朝堂。天下自然向化。何必多此遠慮耶。周主見他去志已決。不好強留。只得說道。先生既不肯留。必成其志。但朕倘有軍國大事。來請先生。幸勿推諉。王朴道。臣受主上天恩眷念。焉有不奉詔旨之理。周主便准了奏。傳旨擺御宴。與王朴送行。卽命百官陪飲。王朴謝過了恩。領了御宴。便要別駕。周主依依不捨。無計可留。只得多

賜金銀彩緞而已。王朴叩頭謝恩，辭駕出城而去。正是。

且圖衡泌棲遲樂，暫釋邦家夙夜憂。

原來王朴數學精明，預知興廢。雖然郭威登了皇位，日月一新，然不過應運興基，氣候不久。况真主出世，自有一班開國的能人治世的賢士出來輔佐。定國安邦，自己只好退歸林下。全名完節的了。閑話休題，只說周主見王朴辭官去了，便問兩班文武道：「朕今初登大位，尚有幾處刀兵未能寧靜，卿等都懷經濟之才，必有安定之策，不妨為朕奏來。」言未盡，有翰林

學士竇儀出班奏道：「別處羣縣不必為慮，所患者晉陽劉崇耳。彼見陛下為君，其心未必能甘。倘結連契丹，妄舉入寇，人心一動，為禍不淺矣。依臣愚見，必須責任親信名將，於禪州百鈴兩處重兵據守，阻住咽喉。使劉崇無隙可窺，安能搖動。臣意如此。」望陛下聖裁。周主聽奏稱善，便俟選將到彼鎮守。按下漫題，却說晉陽劉崇初聞周主起兵，隱帝遇害，便欲舉眾入京。奠安社稷，及聞太后下詔，迎立劉贄為帝，便大喜道：「吾兒為帝，吾又何求，遂息了舉兵之念。後聞劉贄廢立而死，心甚憤忿，遂自稱帝。所有并汾沂代嵐憲

絳蔚麟石沁潦。十二州之地。卽以判官鄭琪趙華國同平章事。國號北漢。勵兵秣馬。窺圖報復。消息傳人。汴梁周主憂懼。便想百鈴關。禪州果係要路。須得親信之臣保守。方始無虞。不如命姪兒柴榮前去。一則迎接皇后。二則威鎮禪州。豈不爲美。主意已定。便傳旨意。命柴榮鎮守禪州。奉迎國母。又命韓通鎮守百鈴關。二臣領命。各自帶了所部之兵。辭王別駕。出城起行。不一日。兵至禪州。韓通自去鎮守百鈴關。那柴榮進了帥府。所屬文武官員。參見已畢。柴榮退進私衙。取銀三百兩。打發差官。到沁州張家飯店。酬謝店

主養病之恩。差官奉令去訖。柴榮來到後堂。拜見了姑娘。請安畢。把一路得勝兵。破汴梁。漢主自縊。始爹得了天下。南面稱尊。爲此前來迎接。始母進京。共享富貴。這些前後事情。細細說了一遍。柴娘娘聽了大喜。當晚安排酒筵。與柴榮接風。至親兩日。開懷歡飲。柴娘娘心中快樂。多飲幾杯。不覺冒受了風寒。身上便寒熱起來。卧牀不起。柴榮心下慌張。一面延醫調治。一面寫本進京。差官賚了本章。星夜趕至汴梁。到了午門。將本交與了黃門官。黃門接本。送進朝去。周主覽畢。卽批一道旨意。就命晉王柴榮侍奉皇后。調

和疾病。等候病愈之日。一全來京。順便監軍百鈴關。節制便宜行事。欽此。欽遵。這旨意。降到禪州。柴榮當堂拜受。勤心湯藥。侍奉姑娘。病體將瘳。又到百鈴關。監軍與韓通操演人馬。此話按下不題。却說趙匡胤與鄭恩。自從野鷄林打走了韓通。住在平陽鎮。七聖廟裏。百姓敬之如神。真是朝供飯。夜供酒。一日三餐。魚肉不離口。在那鎮上。耑打不平。那些土豪光棍。聞了匡胤之名。潛踪遠避。不敢胡行。因此平陽鎮地方。寧靜。人士循良。二人在鎮盤桓。不覺住了四月有餘。時當暑熱。天氣匡胤心煩意躁。坐立不住。叫聲三弟。

你看天氣。這般炎熱。汗流如珠。怎好悶悶地坐着。何不往外邊尋個涼快去處。避暑乘涼。也得爽快些兒。却不好麼。鄭恩道。樂子昨夜貪着嘴多呷了幾盃酒。身子有些不快。誰耐煩往街上去跑。反被這大日頭。晒得焦黑。樂子却就在屋裏坐地。怕不涼快。二哥自去。匡胤見他不去。便往後房解了馬。捧出廟門。上了馬。出了平陽鎮口。信馬而行。一路上。正當赤日當空。火雲散野。行人擺扇。樹木無風。真是炎熱薰蒸。汗流如雨。唐時劉長卿。曾吟苦熱行詩。中有幾句云。

清風何不至。

赤日何煎鑠。

石柘山木焦。

鱗窮水泉澗。

匡胤正行之間，見前面有座林子，心下想道：「這不是野雞林麼？」裏邊正好乘涼，策馬進林子裏來，揀了一處樹木茂密之地，下馬離鞍，把馬拴在樹上，看着那首一株大樹下，將身席地而坐，喜得陰濃遮日，涼風徐來，匡胤露體舒懷，坐得困倦，不覺呼呼的睡着，鼻息如雷。睡過午後方纔醒來，骨碌扒將起來，揩揩雙眼，口內甚是煩渴，心中想道：「那裏尋些凉水，消消熱渴也好。」把馬捧出樹林，扳鞍上馬，往前而走，舉目往四下觀望，並無溪澗井泉，可以汲水，口內更覺燥暴。

正在煩悶，遠遠地見有一個漢子，蹲着身軀，在那柳陰之下打盹，傍邊放着一付筐子，那筐子裏放着青旺旺的，不知甚麼東西。匡胤拍馬緊行，走至跟前，原來是一担大大的西瓜，心中喜的不了，暗自想道：「好西瓜，買他兩個，正好解渴。」順手往身邊取錢，却撮了個空，說聲「啊喲」，忘帶了錢，怎想瓜吃。口雖說着，心下却是喜歡，躊躇了一回，說道：「罷罷，我且叫醒了他，與他商量，或者肯賒與我，也未可知。」遂叫道：「朋友醒來，要照管這瓜，連叫數聲，却不肯醒，原來這賣瓜的姓王，爲人忠厚樸實，守分營生，任你有人欺負於他，總

不較計爭論。因此衆人送他一個雅號。叫他做佛子。他也逆來順受。居之不疑。每年到了夏天。往那出產之處。買了這西瓜。便到百鈴關去賣。甚是得利。今日因天氣炎勢。走得喫力。就在這柳陰之下。歇息乘涼。忽然困倦。一覺睡去。正見一條赤鬚火龍。吊在那干坑裏面。昂起了頭。看着他。只顧點。王佛子說道。這條龍。在乾坑裏。想是渴了。待我解他一解。隨手提了一個瓦罐。往泉裏取了一罐水。走至跟前。望了乾坑。緩緩的倒了下去。那龍見了這泉水。覺得清涼爽快。一般張牙舞爪。舒展起來。猛地裏一聲霹靂。只見那龍

騰空而去。王佛子被雷驚醒。原來是夢。正見一個紅面大漢。騎了赤馬。立在面前。王佛子看了暗暗稱奇。那匡亂在馬上。陪着笑臉。叫聲朋友。驚動了你的睡興。在下有話要與你商量。只因天氣炎勢。煩燥難當。欲得瓜解渴。又是不帶錢來。朋友若肯賒時。吃了幾個。跟我到平陽鎮上。加倍還你。不知可否。那王佛子聽了此言。想起夢中之事。那赤龍吊在坑內。我給他一罐清泉。他便上天而去。今看此人。也是紅面。却又要賒我瓜。莫不應了方纔之夢。敢是他大貴的人。後有好處。我何不破費這幾個瓜。與他解渴。也算是

担
个方便。總然吃完了這担。我也不致心疼。爲人在世。誰無朋友交情。別人尙有仗義疎財。我這瓜值得甚麼。開言答道。君子既然心愛。但請何妨。誰人保得常帶銀錢。這些須小事。說甚商量。改日或者遇見。順便給還我。就是了。匡亂聽了。心中歡喜。暗暗讚歎。世上原有這等好人。與我並不識面。便肯賒物。實爲難得。忙挑下了馬。把馬拴在柳樹上了。正值王佛子揀个熟大的西瓜。打做兩半。雙手托將過來。匡亂渴得極了。接過那西瓜。將身坐在樹下流水的吃个乾淨。覺得爽口清心。燥煩頓解。比那雲桃。何啻十倍。那王佛

子又打了一个。送將過來。匡亂接了。又吃漿水淋漓。十分可口。正吃之間。猛可的想道。我雖有這瓜。解了炎熱。只是三弟在家。料他煩悶更甚。我何不帶這半个。與他也可消煩解悶。想罷。便把這半个瓜。安放在地。那王佛子見了。便問道。君子原來你憑般的量淺。怎麼這兩些兒瓜。尙不用完。匡亂道。不瞞朋友說。在下還有一个兄弟在家。故把這半个帶去。與他解悶。那王佛子便笑道。我說君子量見。憑淺原來果是如此。既有令弟在家。不值帶這兩個回去。却憑他自家尅己省這一星兒拿去。像甚模樣。一面說話。一面便

往筐子裏取了兩個大瓜放在跟前。匡亂心甚感激。只得把這半个也吃了。坐在樹下。好不涼快。當時開言問道。朋友。你這担瓜。挑往那裏去賣。王佛子道。我這瓜。要到百鈴關去貨賣的。匡亂道。這百鈴關。離此有多少路。王佛子道。遠得緊哩。離着這裏。有六七十里。匡亂道。一担瓜。可值幾何。便是這等費力。走這遠路。王佛子道。君子有所不知。往年間。只在這裏平陽鎮上賣的。如今汴梁城。却換了朝代。立了新天子。這百鈴關。又新添了一位韓元帥。手下有十萬大兵。甚是鬧熱。我這一担瓜。挑往那裏。比着別處。要多賣二

百餘錢。所以不怕路遠。情愿奔波。匡亂道。原來東京又換了國朝。朋友可知當今的天子是誰。王佛子道。你拿過耳來。我與你說。就是這禪州的元帥郭彥威。他起兵入京。把漢帝逼死。竟登了位。做了皇帝。難道你不知道麼。匡亂聽了。暗暗歡喜道。我離家日久。只爲了幼主貪淫好色。故此殺了御樂。又碍着父親。現做朝臣。所以棄親逃避。流落他鄉。目今漢主既死。便可回家省視了。那王佛子也問道。君子。我看你聲口。不是這裏人。敢是到此做甚買賣也。否。匡亂道。在下乃是東京人氏。並不會做買賣。只因閑遊過了日子。主

佛子道。只閑遊有甚好處。現今百鈴關韓元帥。正在挑選英雄。君子有這身材。何不去投了軍。博得事業。榮身強如在外遊蕩。匡亂笑道。這軍豈是在下當的。王佛子道。君子你這話就不明了。只看那漢高帝劉智遠。原是養馬當軍。出身後來做了皇帝。你怎麼輕把這投軍。去夷落他匡亂。暗想此言果是有理。我今就到百鈴關去走一遭。有何不可。遂又問道。朋友請問你的姓名。說與我知。好使日後相逢。償還瓜價。那王佛子便大笑道。君子。你忒也虛文。諒這幾個瓜。值得幾何。我便做東不起。要你償價。今日說過。日後總

總不要。況我經紀的人。也沒有什麼名號。只叫王佛子的。便是。匡亂道也罷。既承佛哥如此美情。我便置下姓名在此。日後倘得相逢。當報你贈瓜之德。我非別人。乃東京趙匡亂便是。只因怒殺了御樂。逃避在外。今朝代變易。就好出頭。我此去倘有寸進。恩有重報。義不敢忘。說罷。將那兩個瓜。把手巾包裹。提在手中。一手解了韁繩。將身上馬。叫聲朋友請了。把手一拱。策着馬。佯佯而去。那王佛子見此儀容。聽了名姓。不住口的讚道。果然好一位英雄。日後必然大貴。遂把瓜担挑了。望百鈴關奔走去了。正是。

不經知者道。

怎曉穀中情。

却說匡胤回至平陽鎮。七聖廟下了馬。捧到後面拴訖。出來見了鄭恩。把這兩個瓜與他吃。鄭恩正因天氣酷烈。坦胸露腹。坐在椅上。張開了大口。在那裏發喘。見了此瓜。十分歡喜道。二哥又要你破鈔。買這瓜兒與樂子吃。接過手來。把瓜掬做幾塊。連皮帶水。吞了。下肚。不消二刻。吃得干淨。說道。爽快爽快。二哥你用了多少錢。買得這樣好瓜。匡胤道。這瓜不是買的。遂把王佛子相贈之情。說了一遍。鄭恩大喜道。難得難得。匡胤又把郭彥威做了皇帝。百鈴關現在挑選

英雄。故此要去投軍的話。告訴與鄭恩聽了。鄭恩道。郭彥威這驢毬入的名兒。耳朵裏好生相熟。待樂子想一想。低着頭。側着目。思想了多時。說道。是了。是了。樂子常聽見柴大哥說。他有一个姑夫。叫做什麼郭彥威。敢是他做了皇帝。柴大哥的下落。也有了影兒了。咱們就到百鈴關去走走。打聽信息。也是好的。匡胤道。賢弟之言。正合我意。當時用了晚飯。各自安寢。次日清晨早起。便把鎖上的父老請來。就要辭別。往百鈴關去。有分叫無心歡遇螟蛉。有意怒尋虎狼。正是。

恩情何幸萍踪合。

然憤偏從拔肘來。

畢竟二人脫身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王朴辭位養親。棄人世之榮華。就天倫之樂事。因盡善而又盡美矣。今之高爵厚祿者。其思高堂之皓首。倚閭而望之情乎。

處天下者。貴審其勢。論時勢者。先斷其情。明其勢。可運天下於掌上。析其情。可致梗化於目中。蓋當時大勢。固必以北漢爲必防之所。禦北漢。則契丹不足憂矣。夫契丹之入寇。不過欲取子女玉帛耳。貪心也。北漢之犯界。實爲宗廟社稷。

耳。憤心也。貪欲易飽。憤志難平。竇儀有見於此。首舉北漢爲之慮。蓋固以禦北漢。卽所以禦契丹矣。而南唐無論已。情勢之不可不講也。有如此。此長公六國一論。所當熟玩也。

一飯之恩。必報。韓信之故智也。柴榮取法乎此。而報其養病之恩。亦可謂不負於心者。敬之如神。似屬泛文。大概只道其恭敬一邊。然當玩其因甚。而能使人敬。因甚。而能使敬之如神。此中精神。閱者慎勿以端打不平爲擬似。則幾矣。

假龍要水吃。真龍自然要瓜吞。此一定之理也。而不謂賣瓜之人。執業微賤。日事囂塵。偏能會悟。可謂身於利。而心於理者也。卽其好善不倦。忠厚遺民。何愧佛子之稱。舊本寫佛子爲俊子。殊屬無謂。

先問瓜。後問路。再問朝代。末語投軍。無數波瀾。許多事故。無非赶到三打韓通地步耳。蓋不如是無處着脚。且不如是難以相遇也。此卽尋針引線。覓船渡水之法也。

坦胸露腹。張口發喘。是摹點時景。決常聽見說

有姑夫叫什麼名。是補點法。文家之妙技也。寧謂傳史而可以置之而不講耶。

